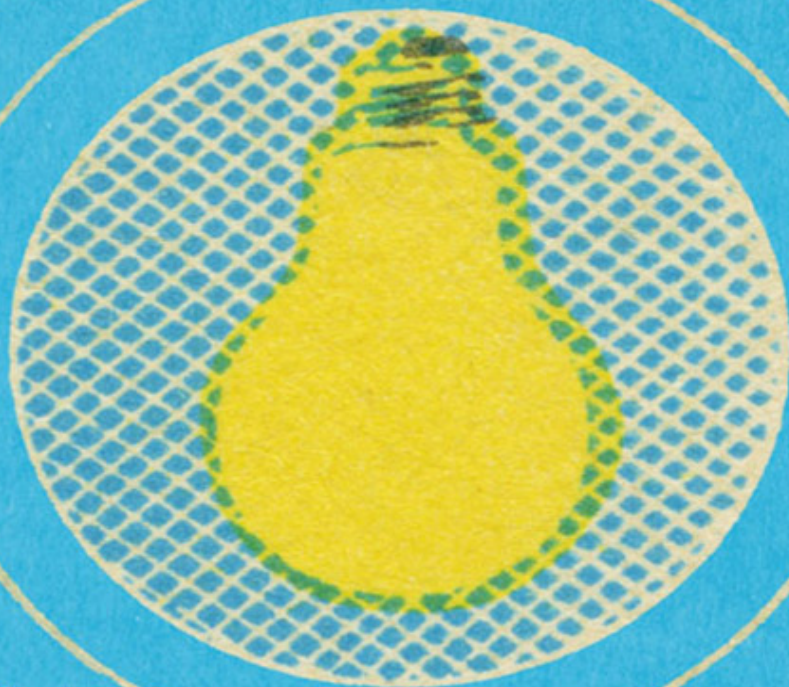


理想
国

Dubravka Ugrešić

m a g i n i s t



疼痛部

[荷]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著

姜昊骞 译

THE MINISTRY OF PAIN

北京日报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疼痛部

作者：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译者：姜昊骞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4-01

ISBN：9787547744482

品牌方：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申明

THE MINISTRY OF PAIN

Dubravka Ugrešić

Copyright © 2005, Dubravka Ugrešić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3,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说明

本书中的叙事者、她讲述的故事、所涉及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处境都是虚构的。甚至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也并非完全真实。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思乡何其痛苦！

早有所觉的动荡！

我毫不关心

要在何处独身一人，

以及要如何拖着大包

从集市回到房子，回到家

——一个和医院或兵营一样，

并不属于我的家；

不关心会有什么人

看到我，笼中之狮，鬃毛高竖，

以及会被怎样的世界——

必将如此——逐回

我自己，我自己的感知。

像一头失去浮冰的堪察加熊，我默默忍受，

不在意在哪里无处容身（也不想容身），

以及在哪里咽下屈辱。

母语，那滑腻、诱哄的呼召，

也不再吸引我：

我不在乎这门
专供人误会我的语言
(读者一心只想榨取
书中的那些废话)，
因为他们属于二十世纪，
而我属于几个世纪之前。
像一截僵直的圆木
被丢在林间小路上。于我，
人人都没有分别，一切都没有分别，
而其中最没有分别、
最为近似的，大概，便是过去。
我的全部面目、痕迹、时光
都没入了它的泥淖：
只剩一个赤裸的灵魂，生地不详。
我的国家让我太过失望，
除非能有位敏锐的侦探
彻底搜查我的灵魂，
否则无法挖掘出我的根源。
每间房子都陌生，每座寺庙都空洞，

一切都没有分别，都一样，都只是垃圾。

但若是，路边有一棵树

恰好是花楸.....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第一章

1

和沙漠一样，北方的景观也有种绝对的意味。只不过这里的沙漠是绿色的，水分充足，而且没有风光，没有隆起，没有曲线。大地是平的，人们在做什么都一览无余，这种完全的可见性也反映在他们的行为上。荷兰人的见面不只是见面，而更像是一种对峙。他们明亮的眼睛直盯着对方的眼睛，称量对方的灵魂。他们无处可藏。就连在家里也是如此。他们从不关窗帘，并视之作为一种美德。

——塞斯·诺特博姆

我记不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了。我站在车站等电车，盯着玻璃板后面的城市地图，看着用不同颜色表示的公交和电车线路图。我看不懂线路图，对它也没多少兴趣。我脑袋空空地站着，突然间，一股没来由的欲望向我袭来，要我把头往玻璃上撞，把自己弄伤。一次一次，越来越近。就快了，每一秒都有可能，然后.....

“来吧，同志，”他会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用略带嘲讽的语调对我说，“你不会真的要去.....”

当然，这全都是我的想象，但它营造出的画面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真的以为自己听到了他的声音，感受到了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

人们都说，荷兰人只有在有话讲时才开口。在这座城市里，身边都是荷兰人，交流要用英语，我常常感觉自己的母语是陌生的。直到身处国外，我才意识到我的同胞们是在用一种只有一半的语言在交流，吞下一半的词语，只发出一半的声音。我感觉到自己的母语是一位语言困难症患者，在尝试用手势、怪相和语调来传达哪怕最简单的思想。同胞之间的交谈显得冗长、空洞、令人厌倦。他们好像不是在

说话，而是在用词语互相抚摸，在低沉的絮语中，将抚慰人心的唾液涂抹在彼此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我正在这里从头开始学习说话。这事并不容易。我总是在寻找能喘口气的空间，好来处理我无法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这一事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一门尚未学会用来描绘现实的语言——尽管现实引发的内在体验可能相当复杂——究竟能不能用来，比方说，讲故事呢？

而我正是一名文学教师。

到德国后，戈兰和我在柏林安顿下来。地方是戈兰选的：因为去德国不需要签证。我们还是攒了点钱的，足够花上一年了。我很快站稳了脚跟：在一户美国人家找到了保姆的工作。这家美国人给的工资很不错，人品也不错。我还在国家图书馆找了一份兼职，每周去一天，整理斯拉夫语系藏书区的书架。由于我对图书馆有一点了解，除了我们的语言^注以外还会讲俄语，而且大致能看懂斯拉夫语系的其他语言，因此这份兼职对我是小菜一碟。不过，我没有正式的工作许可证，他们只能私下给我钱。至于戈兰，他以前在萨格勒布大学教数学，很快就进了一家计算机公司，但没干几个月便辞职了：他的一名前同事被东京的一家大学聘为讲师，撺掇戈兰同去，打包票说那边会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戈兰又来劝我走，但我很坚决：我是西欧人，我用一种自我辩护的语气说，而且我不想离我妈妈和他父母太远。这话倒不假。但也并非全部的事实。

戈兰还在为之前的事耿耿于怀。他是一名优秀的数学家，深受学生爱戴，却在一夜间丢了职位，虽然他是中间派。尽管人们宽慰他，说这事完全是正常^注的——打仗的时候，咱们普通人就是这样的，同样的事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不只是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还有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人，还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有犹太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吉卜赛人。在我们苦难深重的前祖国，这种事发生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人身上——然而，这并不能使他的悲苦与心酸稍减。

要是戈兰真想在德国扎根，我们也是能做到的。那里有成千上万和我们一样的人。大家一开始都是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但终究会回到自己的阶层，生活会继续，孩子们也会适应。我们没有孩子，这大概让做决定变得更容易了一些。我妈妈和戈兰的父母住在萨格勒布。我们离开后，萨格勒布的公寓——我和戈兰的住处——被克罗地亚军方没收，住进了一户克罗地亚军官家庭。戈兰的父亲想要把我们的东西，至少把书给取出来，但失败了。毕竟，戈兰是塞尔维亚人，估计我也成了那个塞尔维亚婊子。那是一段对普遍的苦难发起猛烈复仇的时期，人们随处发泄自己的仇恨，而对象往往是无辜的人。

然而，战争替我们做出的安排，比我们自己所能做出的要好得多。戈兰离开萨格勒布时决心走得越远越好，如今去了地球的另一端。他离开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友人伊内丝·卡迪奇的信，为我提供了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担任两学期讲师的工作机会，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她的丈夫塞斯·德莱斯玛是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需要有人应付激增的学生。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系里在旧偏闸运河一带给我找了间公寓。这是一条小运河，旁边只有几栋房子，一端通往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另一端如棕榈叶般散开，分别通往知名的华人街善德街，以及穿过红灯区的旧城侧正面运河和旧城侧背面运河。公寓位于地下室，面积很小，像是一间廉价的旅馆客房。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很难找，至少系里的秘书是这么说的，于是我也只好住了进去。我喜欢周边的环境。我早晨会沿着善德街朝新市场方向走，走进开心小丑、特奥或昭拍耶这几家俯瞰旧测量所的咖啡馆。我一边小口喝着早晨的咖啡，一边看着走过路过的人们在小摊前驻足，上面摆着鲱鱼、蔬菜、车轮大的荷兰奶酪，还有一堆堆新鲜出炉的点心。这里是全城怪人最集中的地方。由于这里还是红灯区的起点，因此到处有小毒贩、妓女、皮条客、瘾君子、醉鬼、残存的嬉皮士、小店主、货郎、送货小哥、华人主妇、游客、小贼、无业游民和无家可归的人在晃悠。哪怕天色阴沉（荷兰的招牌天气），城内一片白茫茫，各路行人的悠闲节奏也让我着迷。一切看起来都有点肮脏、破败，仿佛声音被调小了，画面也调成了慢动作，仿佛一切都游走在灰色地带，同时又团结在某种更高的智慧之下。系办公室位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疼痛部》[荷]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99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